

云冈石窟排箫雕刻考释

王烜华

摘要 在云冈石窟中雕刻着精美的乐伎演奏乐器,其中排箫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乐器之一。通过乐伎乐器雕刻表现佛国世界的美好,成为令人欣赏和了解古代音乐发展状况的重要资料。

关键词 云冈石窟 排箫 雕刻

通过乐伎乐器雕刻表现佛国世界的美好,是所有佛教艺术经常使用的方式。与此同时也将特定时代乐器样式和演奏方法历史地记录下来,成为后来的人们欣赏和了解古代音乐发展状况的重要资料。云冈石窟亦不例外。在云冈多数雕刻乐伎演奏乐器的洞窟中,排箫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乐器之一。

排箫,中国古代吹奏乐器。其渊源可追溯至夏商之前的原始时代,《礼记·明堂位》:土鼓,萑桴,苇箛,伊耆氏之乐也。其中叫做“苇箛”的乐器,传说是伊耆氏时以芦苇管编成一排的吹奏乐器,可能即排箫的早期形式。排箫在古代曾被称作“箫”,《中国音乐词典》引用《世本》中的释义称:“箫,舜所造。其形参差象凤翼,十管,长二尺。”《博雅》则释为:“箫,大者二十四管,无底;小者十六管,有底。”由此可见,排箫曾被称为箫,只是后来为了与单管竖吹之洞箫相区别,而形象地称为排箫。由于早期排箫是以“七长八短”的竹管组合而成的乐器,所以,古代也有称排箫为“参差”的。屈原《九歌·湘君》有“吹参差兮谁思?”的句子,其中“参差”,应指排箫。

崔宪先生 2005 年 2 月 23 日为《光明日报》撰写了《“参差不齐”与笙箫》的文章,以成语“参差不齐”为导,简略而深刻地阐述了排笙这种中国古老乐器的本意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伸展意义。曰:

参差不齐,指的是排列在一起的物体长短不一,还引申为“志业不同”。“参差”还是乐器的别称,如屈原《九歌·湘君》:“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世本》将“参差”解释为“箫”。“箫,舜所造。其形参差象凤翼,十管,长二尺。”这说明,“参差”这件乐器由多个长短不一的竹管相编而成,形状像凤的翅膀。

同时指出:

目前能见到的箫的实物,最早的即 1978 年出土的曾侯乙排箫。这件箫为竹制十三管,最长的竹管有 22.5 厘米,最短的竹管有 5.1 厘米。与笙箫相关的,是汉字“箛”和“箫”字。这两个字的字形都与笙箫相近。此外,表示谐和、调和的“和”字,曾写作“龢”字,本意应与笙的形制与发音有密切关系。

云冈石窟雕刻的排箫数量很大,共有 48 例。分别以天宫乐伎 19 身)、供养人乐伎 11 身)、飞天乐伎 12 身)、供养天人乐伎 3 身)、百戏乐伎 1 身)、音乐树乐伎 2 身)的形式出现(见云冈石窟排箫统计表)。

排箫的演奏方法在云冈石窟雕刻中的主要表现是:两手各执乐器两个侧面,两手臂向内弯曲,乐器置于胸部,口对乐器上部吹奏。在这一基本方法范围内,又有不同的表现:1.两手持乐器的位置不同。有的一手持长管之底端,一手持短管之上端;有的两手平行持乐器上端;有的手持乐器横侧面;有的手握乐器的外侧面。2.吹奏时口对乐器的位置不同。有的在短管端 应为高

音区)吹奏;有的在长管端 应为低音区)吹奏;有的在中央端 应为中音区)吹奏,以此显示了现实演奏中不同乐曲,不同音高的实际演奏需要。

云冈石窟排箫统计表

窟号	乐伎表现形式						合计
	天宫乐伎	飞天乐伎	供养人乐伎	供养天人乐伎	音乐树乐伎	百戏乐伎	
1	1						1
2	2						2
5~11		1	1				2
6	6	3	4				13
7	1	1					2
8	1						1
9	1						1
10	1						1
11	3	2	4	1			10
12	1	1	1				3
13	2						2
16				2			2
27		1					1
30		1					1
36~2		1					1
37			1				1
38		1			2	1	4
总计	19	12	11	3	2	1	48

排箫样式在云冈石窟雕刻中的主要表现是:

- 1.以不同长度的音管或由短到长,或由长到短依次排列。这种情况与其他一些石窟寺壁画或雕刻有所不同。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多数为云冈式样,同时也出现由长短一致音管排列的排箫;在敦煌莫高窟,除云冈式样外,壁画所描绘的排箫,多数情形则是由长短一致音管排列的,同时还有中间为长管,两端为短管和中间为短管,两端为长管的情形;龙门石窟唐代洞窟中排箫的雕刻也表现为同样长短音管的排列。由此看来,创作于北魏及其以前的石窟排箫造像,多为云冈式样,而在这之后的作品则表现了不同的情形。排箫音管长短式样不同的组合,与石雕造像的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也表现了不同社会时期乐器样式的不断变化发展。
- 2.以一道束箍固定音管。以一道束箍固定音管的现象,在石窟排箫中较为多见。而石窟壁画中所表现的排箫,则多以两道束箍固定音管。1978 年出土于湖北随县曾侯乙战国墓的排箫,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实物,这一排箫更是上了三道束箍^①。云冈石窟雕刻的排箫音管束箍,还表现了长管一侧较宽,短管一侧较窄的情况。
- 3.其音管数量变化幅度较大。史书记载排箫的音管有“十管”(《世本》)、“二十四管”、“十六管”(《博雅》)、“二十一管”、“十八管”(《乐书》)等。这些记载表现了古代排箫音管数的不同,对不同音管数组合的作用,史

(下转第 23 页)

诛宥,为选严能相督察之。宪、笃、景到国,皆迫令自杀,宗族、宾客以宪为官者皆免归本郡。环以素自修,不被逼迫,明年坐禀假贫人,徙封罗侯,不得臣吏人。^[17]昔窦、邓之宠,倾动四方,兼官重绶,盈金积货,至使议弄神器,改更社稷。^[18]这就是为什么看起来总是皇权支配着社会的原因所在。皇权是个巨大的能量源,它总会适时地得到补充的能量,最终凌驾于外戚、官僚、宦官等集团权力之上。

另外,皇帝制度也为皇权提供了保护伞。皇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唯一合法的皇权的化身。这一制度将其它人屏蔽在外围,外戚也好,官僚也罢,总之是很难进入皇族一层的。而其他人的权力、地位则都是皇帝给的,或者是源于皇帝的,均缺乏制度性保障,生杀予夺任由皇帝。“汉世外戚,自东、西京十有余族,非徒豪横盈极,自取灾故,必于貽衅后主,以至颠败者,其数有可言焉。何则?恩非已结,而权已先之。情疏礼重,而枉性图之。来宠方授,地既害之。隙开势谢,谗亦胜之。悲哉。”^[19]窦武、何进藉元舅之资,据辅政之权,内倚太后临朝之威,外迎群英乘风之馥,卒而事败阉竖,身死功颓,为世所悲,岂智不足而权有余乎?^[20]另外,《后汉书·陈球传》也提及,太后父窦武与陈蕃谋诛宦官,反为中常侍曹节矫诏杀死,迁太后焉。

最后再看一看《史记》《汉书》《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中体现的一个重要事实:窦氏一门十三侯,除去孝文皇后之父早逝被迫封为侯外,其他十二侯中,一侯有罪,弃市;四侯自杀,国除;四侯被杀,国除,其它体现在表中的,因嗣封侯的,也大多被免官,很少有能持续几世的。可见,时机一成熟皇权就会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毁一切破坏力量。

综上,皇权是完全支配社会的,是绝对的。皇权的失势只是暂时现象,只是特殊时期,非常情况下出现的一种削弱。皇权的

短暂失控只是针对那些异己力量而言,对于整个封建社会而言始终是绝对的权威。总之,封建社会皇权的控制力从未停止过,皇权一直在支配着封建社会。而外戚、宦官等集团则只是尽量维持利用皇权,偶尔分割一下其权力。正如高兵在《东汉末皇权对三大政治集团的态度》一文中论述的:“皇权对外戚是重用——打击——重新重用。外戚对皇权是:攀附——分割(被打击)——重新攀附。”

参考文献:

- [1](汉)班固.汉书·周勃传附子亚夫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汉)班固.汉书·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宋)范晔.后汉书·窦融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4]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5](宋)范晔.后汉书·孝灵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6](宋)范晔.后汉书·皇后纪上·序[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7](宋)范晔.后汉书·窦融传附曾孙宪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8](宋)范晔.后汉书·翟酺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9](宋)范晔.后汉书·邓禹传附孙鹭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0](宋)范晔.后汉书·何进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张芙蓉 渤海大学历史系 硕士研究生
(责编 高生记)

(上接第21页)

书也有一些记载,宋代陈旸在《乐书》中说:

燕乐之箫凡二十一管,具正均七声,左清倍,右浊倍,通五均焉。世俗之乐也,与龟兹部所用者大同小异尔。

又说:二十一管箫取七音而三倍之,龟兹所用。

还说:《唐乐图》所传之箫,凡十八管,取五声四清倍音,通林钟、黄钟二均声,西凉部用之。

可见,《乐书》所说排箫音管数的多少,与当时音律的规定有着密切的联系。初步统计,云冈石窟排箫音管数有5管、7管、8管、9管、10管、11管、12管、13管、14管、16管,最多的达到25管。这些不同数量音管的表现,似乎可以说明排箫音管数量事实上的多样性,但从5管到25管,大幅度的差距,且音管数没有规律性的变化,更说明了云冈石窟排箫音管数雕刻的象征意义。

与云冈石窟开凿时间(公元5世纪中叶)、地点(北魏平城)相一致的北魏司马金龙墓墓主细砂岩石棺床东侧面“童子乐伎雕刻”有一吹奏排箫的造像,由于石质较云冈为细腻,乐器雕刻的比云冈更加清楚逼真。这一排箫形象为11音管,由左至右,由短到长,以一道束箍固定,且束箍于长管端变粗,短管端变细。这些都与云冈石窟排箫的特点相一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魏云冈时代的排箫形制。

排箫作为中国古代乐器,虽然后世在民间失传,但由于其优

美华丽的发音及其丰富的表现力,曾经传入东欧地区^[2],罗马尼亚称排箫为Nia。牛龙菲先生认为,这“恐怕正是排箫之先秦名称‘籁’的一音之转”,“有一首著名的乐曲《云雀》,这首著名的模拟鸟雀之声的乐曲,与中国排箫古乐正同”^[3]。1999年10月在北京故宫午门广场举行的《音乐家舞台文艺晚会》上,中国排箫演奏者以一曲罗马尼亚《云雀》征服了观众,受到热烈欢迎。看来,排箫这种早已失传的中国古代乐器,在今天依然可以唤起人们对它的热爱。

参考文献:

- [1]中国音乐词典(彩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6.
- [2]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91.
- [3]牛龙菲.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357.

王恒华 山西大同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
(责编 高生记)